

马 克 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 民 出 版 社

马 克 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 NIAN JINGJIXUE ZHAXUE SHOUGAO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印张 134,00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2,700

书号 1001·1248 定价 1.20 元

本书是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译文排印的。该译文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根据刘丕坤的译文校订的。在此次付排前中央编译局对译文作了某些修订。鉴于马克思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在内容上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密切联系，现将它作为附录收入，其中个别地方的译文也有改动。

本书脚注中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2卷编者加的，注明“俄文版编者注”；凡是中央编译局加的，注明“编者注”。

目 录

| | |
|--------------------------|-------|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1—137 |
| 序言 | 3 |
| [第一手稿] | 9 |
| 工资 | 9 |
| 资本的利润 | 21 |
| 一 资本 | 21 |
| 二 资本的利润 | 22 |
| 三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 24 |
| 四 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 25 |
| 地租 | 33 |
| [异化劳动] | 46 |
| [第二手稿] | 61 |
| [私有财产的关系] | 61 |
| [第三手稿] | 69 |
| [国民经济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 | 69 |
| [共产主义] | 74 |
| [需要、生产和分工] | 89 |
| [货币] | 107 |
|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 113 |

附录

| | |
|---------------------------|---------|
|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 141—176 |
| 一 论生产 | 141 |
| 二 论分配 | 141 |
| 三 论交换 | 148 |
| 四 论消费 | 166 |
| 注释 | 177—187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卡·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
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2年国际版第1部分
第3卷

原文是德文

[XXXIX]²

序 言

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³。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因此，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⁴。由于这个理由，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 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评论家^①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

① 指布·鲍威尔。——编者注

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个评论家⁵还应当首先提供证据，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务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 ①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⁶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以外，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⁷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⁸；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⁹。

// 除了这些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作家以外，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但是，一些人出于狭隘的忌妒，另一些人则出于真实的愤怒，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轶文集》中的《哲学改革纲要》¹⁰——尽管这两部著作被悄悄地利用着——可以说策划了一个旨在埋没这两部著作的真正阴谋。//

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¹¹。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相反，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XL]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不彻底性是必然的，因为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发生怀疑，于是就怯懦地、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

① 双斜线 // 中的话在手稿中已经划掉。——编者注

前提，而且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

// 他是这样消极而无意识地表现的：一方面，他不断反复保证他自己的批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为了使读者和他自己不去注意批判和它的诞生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德国哲学——之间必要的辩论，不去注意现代批判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局限性和自发性，他反而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批判只同它之外某种狭隘的批判形式（比如说，十八世纪的批判形式）以及同群众的局限性有关。最后，当关于他自己的哲学前提的本质的发现——如费尔巴哈的发现——被作出时，批判的神学家一方面制造一种似乎这些发现正是他自己作出的假象，而且他是这样来制造这种假象的：他由于不能阐发这些发现的成果，就把这些成果以口号的形式抛给那些还处于哲学束缚下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深信他的水平甚至超过这些发现，就以一种诡秘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弄黑格尔辩证法诸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些要素是他在这种批判中还没有发现的，它们还没有以经过批判改造的形式提供给他使用。他自己既不打算也无力使这些要素同批判正确地联系起来，他只是神秘地以黑格尔辩证法所固有的形式搬弄这些要素。例如，他提出间接证明这一范畴来反对从自身开始的实证真理这一范畴。神学的批判家认为，从哲学方面应当作出一切来使他能够侈谈纯粹性、决定性以及完全批判的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而当他感觉到例如黑格尔的某一因素为费尔巴哈缺少时，——因为，神学的批判家并没有超出感觉而达到意识，尽管他如此沉湎于对“自我意识”和“精神”的唯灵论的偶像崇拜，——他就自诩为真正克服哲学的人。//

仔细考察起来，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进步因素的神学的

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去显示哲学的消极分解，即哲学的腐性分化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①，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加以详细的论证¹²。

// 相反，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论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 [XL]

^① 涅墨西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女神。——译者注

A scan of a handwritten page from Karl Marx's 1844 Economic Philosophy Manuscrip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dense, cursive German script,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The handwriting is somewhat faded and the paper shows signs of age and wear.

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的第1页

[第一手稿]¹³

工 资

[I]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工人说来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工人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

因而，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说来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¹⁴即畜类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而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么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会低于

价格而支付，结果，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会脱离这种应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向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他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在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工人无条件地要遭到最大的损失。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他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II] 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比对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小；而对利润的影响又比对工资的影响小。一般情况是，有的地方工资提高，有的地方工资保持不变，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业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二者往往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资料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二者互相抵销。无论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资料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二者互相抵销。

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

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实际的个人活动如何。

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在苦恼时，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我们且举社会可能所处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一下工人在其中的地位。

(1) 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象所有者阶级所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象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¹⁵。

[III] (2) 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里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

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处于财富日益增进的状态呢？那就是在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但是，这只有由于下述情况才可能：

(α) 大量劳动积累起来，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剥夺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

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

(β)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IV]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γ)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资本的积聚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就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由于这种增加，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因此，工人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陷于行乞或饿死的境地，正象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家的奴隶（资本的积累作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

[V]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引起资本家般的发财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